

#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2013年11月號 總第3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是一個非營利性、非宗教性、非政治性的以華文寫作為共同愛好的群眾團體。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宗旨是以文會友。《昆州華文》為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歡迎愛好華文寫作的朋友踴躍投稿；歡迎熱愛華文文學的朋友加入協會。投稿或申請加入協會請聯繫：[info@qcwriters.com](mailto:info@qcwriters.com) 歡迎大家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qcwriters.com>

## 本期目錄

- 怀念翱翔的日子 一翔
- 多亏了妈妈胆小 洪朗
- 初夏的回憶(上) 洪丕柱
- 躍動在音樂海洋中的小燭光 藍湘
- 歧視 大頭
- 綠菊 王欣
- 主婦記事 白莲
- 汕头风雨行 晓彤(印尼)
- 【英伦心影 4】双城趣事，牛津剑桥之争 薇薇
- 【英伦心影 5】剑桥国王学院的诗音和烛光 薇薇
- 攝影：《智能手機》 韋鋼
- 作協簡訊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

## 怀念翱翔的日子

一翔

你看，你快看！那么多架滑翔机在盘气流，我一边用手指向天空一边呼叫老伴。它们正在左盘旋，嘿，又改成右盘旋了，它们在修正方向寻找气流中心！一架、两架、3、4、5、6----呵呵6、7架滑翔机在盘同一股上升气流！太像了，太像当初的我们在朵朵白云中翱翔啊！白色展翅翱翔的大鸟们，人类就是模仿你们在无色无嗅的气团中升高的呀！你们越盘越高，变得越来越小，你们很得意吧？我能体会到你们的心情，因为，你们是我的曾经，现在的你们就是当年的我！我在望天兴叹，我在回味，我在怀念过去翱翔的日子！

永居颐康园以后，很多朋友关心我和老伴的生活。电话中问，都安顿好了吗？过得怎样啊？习惯了吗？有没有交上新朋友啊？饮食起居如何？我的回答是：好得很呐！

别的先不讲，说说和老窝不同的地儿：每天上午和下午，我和老伴都要牵着狗狗步行到大草地去享受大自然，带着水、带着音乐、带着望远镜、戴着防晒的草帽、墨镜、白手套，如外，在老伴的步行车上，还载着我的轻便座椅-----野营般的装备齐全了，就幸高彩烈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人们会奇怪，这老两口有什么毛病吧？他们每天定时到大草地，树荫下一坐就是个把小时，怎么回



事啊？

人们不知道，那绿绿的草地，那蜿蜒的小径，那如画般的美景，那蓝天上飘动着的白云，可都是我的最爱哦！一个从16岁起就和蓝天白云结了缘的人，如同一生一世的爱情，活到老，爱到老！移民澳洲26年过去了，搬了无数次家，从来没有遇见这样优美的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的清闲、那么享受。这里听不到轰隆隆的噪音，只有大自然的宁静、蝉声和鸟鸣。坐在这里可以凝神致远、看云卷云舒。

这里能勾起我太多的回忆。望着那白云下一群群展翅翱翔的大鸟，不由得牵动思绪回想美好的翱翔生活。每当那思绪升向高空，不由自主的心潮澎湃，想当年，正是在那朵云下爬升2400公尺，以接近世界记录的成绩打破女子100公里三角航线竞速的全国记录-----。

驾驶滑翔机在空中翱翔，是一种享受。是比轰轰作响的螺旋桨飞机技术性更强的的飞行，不用一滴汽油，可以采用翱翔留空十几个小时，升高几千米，飞长途几千公里-----世界滑翔记录大部分都是在澳大利亚创造的。因为，澳大利亚的蓝天白云世界著名。

我曾经被西德邀请在飞行员之家（奥林豪绅飞行学校）翱翔过，兴许是季节关系，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遇见过像样的蓝天白云，每天都是云高不过几百米，没盘旋几遭就进云了，进云是飞行规则中被禁止的。可想而知，一群滑翔机在同一朵云中盘气流有多危险！不碰撞才怪呢！在西德每次翱翔留空也就是5个多小时而已。而澳洲的上升气流，从早上9点就产生了，直到太阳落山，积云才渐渐消散。飞长途更是易如反掌，常常有云路出现，而且四通八达。哦，美丽的澳大利亚，可爱的国度，可爱的新家园！

---

## 多亏了妈妈胆小

洪朗

我的爸爸是个中学语文老师，妈妈则是个职业家庭妇女，没有读过书。本来妈妈是可以进学校读书的，姥爷也真的把妈妈送进了小学一年级。但是胆小如兔的妈妈，看到老师用鞭子打一个男同学的手，怕得就不敢去上学了。拥有传统思想的姥爷也就不勉强妈妈，说“女孩子家读不读书是一样的，反正都是要嫁人的。”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大家没有觉得一个文聘还可以当嫁妆。

妈妈嫁给了爸爸之后，给这个地主家庭增添了不少的人丁。那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的年代，所以我上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在1963年出生在山东栖霞的一个小村庄。

三年自然灾害的“坏年头”过去以后，妈妈怀上了我。妈妈曾经告诉我说“一辈子没有怎么休息过，刚刚这个孩子大一些了，觉得可以喘口气了，就又怀上了”。所以已经42岁的妈妈就不太愿意生小孩了。后来妈妈听人家告诉她，可以做人工流产。妈妈就让姐姐打电话给在外面教书的爸爸。爸爸答复说“让洪波领着 你去医院看看吧。”妈妈在姐姐的陪同下就去了医院。在医院，妈妈听医生描述了人工流产的全过程，就害怕了，怕得脸儿都绿了，于是决定暂时不做人工流产了，考虑考虑再说吧，就回家了。

等了一段时间以后，爸爸就回家了，带着妈妈又去了医院，准备做人工流产，但是这个时候医生说已经太晚了，不能够做了。于是，妈妈就回家生下了我。

在2005年我因为工作到国内出差，在上海和姐姐见面了。姐姐这次告诉了我，妈妈被两次领到医院准备做人工流产的真正原因。

妈妈长得小巧玲珑，但是却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村子里有个姓傅的人，兽性发作，夜里闯进我们的家门，强奸妈妈未遂。妈妈觉得自己受欺负了，希望有个人为她做主，于是在一个周末爸爸回家后，妈妈告诉了爸爸这件事情，希望爸爸去教训一下那个姓傅的。

结果，爸爸说出的话是“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他认为关于那个男人调戏我妈妈的事件，都是因为妈妈本身的问题。爸爸开始和五个孩子轮流单独谈话，询问妈妈和那个男人什么关系，比如他白天来过家里吗？那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爸爸更是质问妈妈，把妈妈难得想去自尽，以便洗清自

己的名声。妈妈后来告诉我，她是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们，忍受着爸爸的审问和逼供，才没有去自杀。妈妈说：“不管怎么样，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我真不知道，我们现代的女性们，有多少仍然在承受着这种片面和封建思想的煎熬啊！

后来妈妈怀上了我。爸爸就怀疑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不是他自己的，可能是因为他每两个星期只回家住个周末，也可能是因为村子里那个姓付的事件让爸爸怀疑了妈妈的贞节。这种态度导致了爸爸的怀疑，他就一直逼着妈妈去做人工流产。他逼着姐姐带着妈妈去医院；等他自己回家了，他又亲自带着妈妈去医院。很滑稽的是，爸爸这么折腾了大半年，妈妈还是把我给生下来了。

我这个小生命的出生，完全是“赚”来的，因为妈妈的胆小，和“孩子不能没有妈妈”的信念！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明胆小的女性很可能更值得尊重。

在 2004 年印度洋海啸之后，报纸曾刊登了一对新婚夫妇没有遇难的原因。他们度蜜月，本来是住进了一个临海的高档而华丽的五星级酒店，结果进了房间之后，年轻美丽又胆小的新娘看到了屋里的一只老鼠，吓得尖叫，逼着新郎信在不能退房钱的情况下，搬进了一个不入星的小酒店，距离海边很远，有几条街道的距离，根本看不到美丽的大海了。新郎觉得这个妻子真是太胆小了，太多事了，就因为那么一只老鼠，就损失了那么多的钱和那么好的从卧室看出去的大海风景。但是新郎最后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他们醒来，从卧室看出去，确实是美丽的大海，以为昨晚没有换酒店呢。原来他们居住的这条街之前的那些楼房都被昨天夜里的海啸给吞没了。

追求勇敢的女士们，您想一想，是不是有的时候胆小，得到的更多呢？包括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



# 初夏的回憶(上)

洪丕柱

今年布里斯本春天溫度偏高，似乎使人有一種初夏早到的感覺，特別使我止不住地會回憶起我年輕時上海的初夏，直到 1966 年初夏開始的那場十年浩劫，毀掉了我年輕時的夏夜之夢為止。我當時對上海之夏的這種感覺，現在的上海人想來是不會再有的了。

夏天出生的我，一年四季中最喜歡的季節就是夏季，特別是上海的初夏和仲夏。



我居然會最喜歡夏季，這對我的一些親戚朋友來說簡直不可思議。很多人不喜歡揮汗如雨的夏天，我至今仍能在夏日不開空調或風扇在朝西的書房裏工作，因為一開風扇，我工作時的紙張會被吹亂，非常討厭，所以我盡量不開風扇，從此養成了習慣。當然上海的冬天也不好受，所以多數人喜歡上海的春天或秋天，特別是秋高氣爽、不冷不熱的食月餅、大閘蟹和糖炒栗子的季節。當然我說的夏天不是今年上海的夏天，那 35 度以上的高溫天氣綿延數周，好多天溫度高達 39 甚至 40 度以上，將一片豬肉放在大太陽底下的水泥地面上，據說幾分鐘都可以將它烤熟呢。

我說的是我年輕時上海的夏天，從清晨到夜晚、無論晴天還是雨天，我都覺得可愛，而且有不同的可愛之處，特別是清晨。

夏天天亮得早，四點多五點天就很亮了，對一輩子喜歡早起的我，是一年中最開心的時候。正是大考時節，清晨起來，我一般在洗漱後能抓緊時間學習兩個鐘頭。這時腦子特別好使，學習效率奇高。在中學和大學讀書時，我是不開夜車的，功課怎麼忙，晚上也在九點多十點鐘上床。在大學時，夜自修到九點半，我就回宿舍，洗漱後十點前準時睡覺，而多數同學在熄燈後還要在走廊昏暗的燈光下開夜車。考試時，不開夜車的我每科總是全班第一名，所以同學們都感到十分奇怪。其實這是一個學習效率的簡單的問題。

六月底七月初學生們都放假了。那時的學生負擔沒有現在學生那麼重，雖然知識和能力並不比現在的學生差。中小學時代，假期裏我們有很多玩的時間，雖然也要做假期作業，但不用花太多時間。至今我覺得，是玩讓我們學到了更多的知識。我們也有很多時間看書，有時整天就捧著本書；或者畫畫、還有足夠時間做其它事情。

做老師的母親也放假了。一大早她就去菜場買菜，回來後就弄早餐給我們吃。父親的早餐常常是“歐陸式”的：咖啡、麵包、果醬、黃油，偶爾還有沙丁魚。母親用一個頂端帶有個玻璃小球的咖啡壺煮咖啡，滿屋都是誘人的香氣。然後她把麵包片用一個鐵絲網夾夾著，放在爐上烤到微焦，又有另一種香氣在空氣中蕩漾。這些香氣增添著夏日清晨的情趣，令我記憶到今日。

我們四個弟兄分一磅牛奶，每人僅半小碗，父親和母親都不喝。父親說他喜歡喝清咖，母親說她喝牛奶胃會不舒服(這個謊話直到 1994 年她來 澳州後才戳穿)。我們也喝粥，那時下粥除了醬菜，還有油條，剪成小塊蘸着醬油吃，此外每人還有一個白煮雞蛋。吃完早餐，母親就從買回來的一大籃新鮮蔬菜裏拿出好些番茄和黃瓜，給我們每人一根黃瓜，洗淨了我們就啃著吃。那時節的黃瓜又嫩又脆，皮上還帶著”刺”(棘突)，瓜肉有一種略帶甜味的清香。或者每人一個深紅色的大番茄，略有點酸，也是洗一下張口就咬了。那時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農藥、殺蟲藥。父親牙齒不好，怕酸，母親就用開水將番茄燙一下，撕去皮，切成塊，上面撒些砂糖給他吃。黃瓜和番茄給全家提供著廉價的維生素。

然後母親坐在一張小竹凳上揀菜，我們圍在八仙桌旁幫著剝毛豆，將新鮮的毛豆從豆莢里剝在一個碗裏。那時節的毛豆很飽滿。我們會養一個叫哥哥(蝸蝸)，也是母親從菜場買回來的，在竹籠裏放上幾顆毛豆給牠吃，然後牠就成天不停地歌唱，營造著夏日的氣氛。上海人那時夏天要吃很多毛豆，幾乎天天吃也吃不膩，因為毛豆似乎是百搭，什麼都可以炒：炒辣椒、豆腐乾丁、蘿蔔乾丁、鹹菜、甚至西瓜皮，還可以做湯、蒸臭豆腐。南方人夏天常吃臭豆腐，據說可以消暑，但我不是太相信。毛豆給我們提供廉價的蛋白質。

剝完毛豆，我們就可以玩了，或看書、畫畫、玩蟋蟀、或香煙牌子。有時在父親開始他每天永不止歇的工作前跟他學一個小時法文。有時我們出去，去馬路邊的小人書攤租幾本小人書回家看。我們不光是看書，還會用鉛筆臨摹書中的那些騎馬穿盔甲的將軍，畫好拿去給父親看，總會得到他的稱讚。後來成為著名畫家的三弟，也是從畫小人書開始了自己的啓蒙訓練，讓父親發現了他的才華，後來將他送到名畫家姨夫那裏去接受專業培訓。

其實父母親都喜歡畫畫，他們都曾正規拜名師學過中國畫。有時他們在暑天的上午忽然會興致來了，就在父親的超大寫字臺上鋪開宣紙、毛筆、墨、硯臺和國畫顏色作起畫來，我們就在邊上圍觀。什麼度都可以入畫，青椒、蘿蔔、白菜、還有牆上竹籠裏綠色的叫蝸蝸。畫完，他們總要題上詞，並寫上 XX 年(舊曆年)夏日揮汗。說是“揮汗”，其實我看父親並不怎麼出汗，他甚至還喝熱茶。他的皮膚又白又細潔，跟我的皮膚完全不一樣。他怎麼熱也是穿白府綢的長袖對襟衫和府綢長褲，飄飄然的，從不粘在身上。我從他那裏學到的一句名言就是“心定自然涼”，從此我也不怎麼怕熱了。

或者我們會去馬路邊的老廣東那裏買蟋蟀。他將晚上到郊區抓來的蟋蟀放在竹管筒裏，5 分錢三個，讓我們摸彩。那是”統貨”，只包蟋蟀是活的，死的可以換。我們往往摸到一些赤膊蟋蟀(還未長翅膀的幼虫)或三枚子(雌蟋蟀)。上了幾次當之後，我們決定花一毛錢從他的瓦缸裏買一個成虫、會鬥的雄蟋蟀。不过这也是很起码的下等蟋蟀。个子大的、凶猛的上品开价在我们看来是天文数字，要好几元。(未完待续)

# 躍動在音樂海洋中的小燭光

藍湘

九月的一個星期天，小燭光合唱團舉辦了他們今年的第二次演唱會。那天，教堂裡座無虛席，氣氛熱烈。台上台下，演員和觀眾都全情投入，一起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我們先來看看當天的節目單. 演唱的歌曲有：

- 萊哈爾的歌劇“風流寡婦”的主題曲“我如此愛你”，
- 巴赫的“聖母頌”，
- 莫扎特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中費加羅的詠嘆調，
- 普契尼的歌劇“波希米亞人”中的“你那雙冰冷的小手”，
- 陳其鋼的“我和你”，
- 白利尼的歌劇“夢遊女”中女主角的詠唱“我沒想到”，
- 勃拉姆斯的“搖籃曲”，
- 舒伯特的小夜曲，等等
- 還有中國彝族、印尼、愛爾蘭、日本、墨西哥、朝鮮、巴西的著名民歌。
- 歌詞語言包括：中文、義大利文、英文、拉丁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韓文、印尼文



再來看看演員隊伍：

小燭光的團長洪燕和藝術指導吳清山老師是音樂院系畢業的音樂家，而團員中有醫生、工程師、畫家、大學教師、商界人士、科研人員、全職媽媽、退休人士... 背景儘管不同，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對音樂的摯愛。這愛，讓他們長年累月樂此不疲地勤學苦練。如此，這小小的合唱團，一年兩次交出一份這樣厚重的成績單，令人嘖嘖稱奇，卻又理所當然了。

認識小燭光由來已久。2008年，本地華人社區在南岸公園大舞台聯合舉辦音樂晚會，慶祝當年奧運會開幕。小燭光應邀演唱了“茉莉花”。一首街頭巷尾男女老幼都會唱的通俗歌曲，他們演繹得如此清新高雅。優美纏綿的演唱，讓很多人一下子記住了小燭光這個名字。年前，澳華商會在楓林酒家舉辦州長出口獎頒獎大會，請小燭光團長洪燕和男生小組唱表演開幕演唱。歌聲一起，餐館裡的嘈雜剎那間消失了。人們驚訝、欣喜、興奮、隨即掌聲如潮。小燭光再次感動了眾人。

小燭光的訓練嚴格是出了名的。每次練習，從音階練唱，到運氣、共鳴、節拍、吐字、情感的把握，可謂面面俱到，甚至學習指揮。常常一個晚上只練一首歌，幾小節幾小節地練。唱得不夠好的章節反覆練，唱得好的也再三重複，從中加深體會。筆者一年多前加入該團，第一次拿到歌譜時，不由得暗暗吃驚——“希伯萊的奴隸”——威爾第的歌劇主曲，義大利文！然而就是這樣，週復一週，精雕細琢，直到有一天，輝煌流暢的歌聲唱起來了，四聲部水乳交融，和諧如詩。我被這歌聲震撼，仿佛自己置身於一百多年前，在米蘭的大街上，自發唱著這首歌為威爾第送葬的幾萬人的隊伍當中。威爾第在天有靈，會為這班黑眼睛的後人如此深愛他的音樂而感到欣慰吧。

小燭光，如同它的名字，活潑潑地躍動著，照亮著屬於它的那片天地。就在本期期刊即將出刊之際，小燭光合唱團又在十一月三日舉辦了今年的第三次演唱會，慶祝她的十週年。

小燭光像一朵藍色的小火苗，讓它輕輕地、溫柔地點燃你我心中的火花。

---

# 歧視

大頭

阿 D 的公司每星期開兩次碰頭會。與會者五、六人，均為各部門的經理。這天又開會。不同的是，阿 D 突然意識到：會議室裡除了他全是白人！便立刻想到老 Z 說的種族歧視。

老 Z 是阿 D 在網上認識的朋友，七十年代移民美國，對美帝國主義的腐朽虛偽非常了解。現在小美帝為賴帳要殺光中國人，激起美國華人的憤慨。老 Z 沒有去游行，但老 Z 認為這是白人歧視華人的表現。美國的白人普遍歧視少數族裔。他對阿 D 說：澳洲也一定同樣。據他所知，澳洲的白澳政策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不可能突然就沒了。

阿 D 看著眼前的這些“白人”，也就是說他們也不可能干干淨淨，沒有歧視。阿 D 突然有一種如夢初醒的感覺。如此重要的形勢，以前竟然沒有一點警惕。

阿 D 環顧四周，發現平時總是跟自己過不去的約翰三皮膚最白。馬丁四雖然皮膚比自己還黑，可他也是白人，這是賴不掉的，儘管他一直支持阿 D 的工作。

忽然，所有的人都變得陌生起來。而阿 D 的腦子裡只有一樣東西，那就是“歧視”。

“歧視”兩個字又變成漂浮的氣球，阿 D 的眼光對著誰，那氣球就在誰的頭上晃悠。

他們在嘰哩哇啦說著什麼，阿 D 一句也沒聽進去。。。。直到旁邊的瑪麗五用胳膊捅了他一下：“阿 D，你說呢？”

“啊？說什麼。。。。。”阿 D 使勁揉了揉眼睛，見那氣球正在瑪麗五的頭上。。。。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Are you OK?”



---

# 綠菊

王欣

女儿出国留学那天，自己一早特意出门买了枝绿色的长菊送她，女儿接过花，嫣然一笑：“妈，带不上飞机的，怎么还买？”

女儿啊，你怎知妈妈有多么不安，有多么不舍！



从女儿手中又把花拿了回来,感觉眼眶发涩,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若无其事地说:“没事啊,就当是你转送给妈妈的.”

女儿走了以后,日日精心照顾着女儿带不走的绿菊,时而久久凝视,时而对之细语,一心祈愿的是它能开到女儿顺利到校的那天.从小迷信的我,惯溺寄情于物,无可救药.

眼睛,耳朵(偶尔嘴巴)跟随着女儿的足迹和身影,步步惊心走过了泰国,葡萄牙,西班牙,伦敦,昨日女儿终于发来了她在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的照片,我的心放飞了!

原本身材修长的绿菊被我日日修剪得身材矮小,花瓣也变得色弱稀疏,但尽心尽美地陪伴了我整整二十九个昼夜.在不得不与它告别的今天,我拍下了它依然清靓的花影,为了记下女儿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为了自己对女儿的这份深爱.

借此拙文,感谢关爱着女儿的至爱亲朋.



摄影: 王欣

# 主婦記事

白蓮

每个清早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忙不迭的回到家，匆匆清理一遍房间后便兴致勃勃地用我的玲珑漂亮壶泡上香茶，捏着精致小玻璃杯啜着翻上几页书，要么就精神抖擞地随着南美拉丁节奏蹦扭一通，舒关节，活气血，或者大呼小叫的执着麦克风试图调出丹田气。如此这般常常会感到飘然，积郁似乎慢慢抒出，心随之缓缓沉下，人沉浸在莫名的愉悦中。

偶尔有朋友询问“最近在忙些什么？”于是如实告知，朋友感叹“如此闲情逸致，羡慕！”，曾经另一个在职好友多次对我讲“我很羡慕你的富有，时间的富有”，现真正体会到了时间富有的含义甚至开始自我羡慕，因为在时间的支配上我能有很大程度的选择，不用被动的为生计奔波而过多限制，当然现仍有对孩子的责任和义务。

女儿开始学车了，第一次陪她上路女儿娴熟地换着车道，悠然地给我讲着电台里播放的新榜曲，我却双手捏着汗，回到家后屁股隐隐做痛，原因是陪车一路臀肌总是下意识的紧绷着不敢落座。我以为开车是一项技能，对女儿（新一代）来讲不过是件事罢了。

十一岁的儿子磨叽着要我帮他准备演讲稿，有关外星人的，我认真地建议金字塔有可能就是外星人建的，儿子不再搭理我了，一周后儿子把打印出的三大篇放到我面前，“帮我修改一下吧”，儿子说。我费劲巴力的读了一遍，有关一架什么型号类型的飞机遇难的疑案，以此证实外星人的存在，文章里专业/生词颇多，“看不懂呀”，我歉意地对儿子讲，儿子没说什么，明显的对原来似乎百事皆通的神奇老妈信念不足了。

据说微波炉在加热食品过程中不但会摧毁其中的氨基酸还会把蛋白质转化成致癌物，所以抛弃不再用，又被告知电热壶烧开的水没有达到沸点（为什么沸腾呢？），于是向往烧柴锅水，还了解到新鲜菜果不应放到冰箱保存，避免损失维生素保留杀虫剂，总之我觉得自己离这个现代社会渐渐远了，当然我也不想紧跟，而是更希望能接近自然。

清早起来有空就要站在门外深呼吸拍打胆经，唤醒五脏六腑使其作息符合日月星辰的运转。一日三餐越发的笃信食在自然，顺乎天意，思想上力求让思维摆脱世俗私欲，这好像是在束缚自己事实上是活个自在。现人们大谈家庭价值，亲情依附，心态平和，精神超然等，人来到这个世界本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但大部分人是 在沿循类同的生活方式中互相窥视模仿着活着，而且为仿照的不尽意而烦恼。

我自认为是在遵循着自己的本心生活，从貌似单调的日常生活中我感到内心的充实。跋涉人生这许多年，走过不少弯路，但当能让心踏实地歇着，灵魂任意飘游的时候我欣慰地默默庆幸我的成功。



# 汕头风雨行

印尼: 晓彤

要不是今年六月章先生夫妇盛情邀请我参加他们为犒劳老职员举办的中国游，我绝不会在印尼开斋节出门，八月的中国夏日炎炎，谁要去晒成个黑炭回来？章太太说：“妳愿意躲在家里做佣人？太没意思吧！干脆跟我们一起走，团队返椰后，我们往上海，你不是想看中国最时髦最先进的城市吗？这就去大开眼界，然后回我们老家汕头”。

这一句“回老家汕头”紧紧地钳住我心深处，汕头——我对它没什么乡愁，但这块土地埋葬着我祖上的尸骨。父母从潮汕千里迢迢离乡背井来印尼安身立命，漂泊了半个世纪多，每每提起故乡，总是泪眼簌簌，故居一草一木、欢声笑语，是那么沉重与悲凉地压在他们的心头。中印冻结邦交 20 多年，父母有家归不得，唯有在风烛残年岁月里屡次交代：“将来有机会你们一定要回老家看看”。

于是，我第三次毅然跟他们一同踏上回老家的归途，谁想到居然碰上中国 140 年来的最高温。南方一带如香港、澳门、深圳，气温大约在 35 度到 38 度之间。这对生活在亚热带地区的人们，身体还勉强能适应。但一抵上海，甫下飞机就立即热得晕头转向，整个城市像被大火燃烧到“热气腾腾”，走在马路上犹如走在大火炉边，上海的高楼大厦，繁荣昌盛在烈日下一点看头都没有。朋友说我们到达那天的气温是 42 度，简直是骇死人烤死人！我吓的不敢出去，只躲在冷气设备的酒店里渡过此生最无聊的上海行。

只两天我们就逃离上海转汕头，这个海产丰富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此时也暑气冲冲（气温大约 30 到 32 度间）。汕头位于中国广东省东南部，濒临南海，地处韩江、榕江、练江。是全国最早开放的五个经济特区之一，2007 年被中央政府纳入“海西经济圈”。在汕头最赏心悦目的就是每天大快朵颐享用鲜美海产、品茗功夫茶。听那亲切熟悉的乡音，句句柔柔暖暖落在心头。父亲在世时，会用纯正的潮语叙述唐朝韩文公被皇帝贬至潮州当刺史的故事，他会铿锵有力地念祭鳄鱼文：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史……。若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

8 月中旬，我来的第三天，汕头气候骤变，气象台报告说；由于受到第 12 号台风及西南季风的影响，广东省汕头市遭受 50 年一遇的强降雨袭击，导致练江堤坝普宁段四处溃场，长度超过 60 米。

那几个晚上，雷电交加倾盆大雨，我睡得挺不安稳，梦见父母面容，又梦见我出生的小镇坤甸……。醒来时，雨还在窗外滴滴答答地下个不停，天色阴霾，望着陌生的周遭，才恍悟梦里不知身是客啊！

8 月 21 日中元节一大早，我和章先生夫妇离开汕头转机香港返印尼。坐在潮汕机场干净的候客室里，我心情错综复杂、百感交集。此次出门，既遇高温、又逢风暴。20 日电视台报告；汕头潮汕潮阳区，洪水入侵，高达三米，受灾人口达 70.5 万，20 人死，7 人失踪，180 间房屋倒塌……。

父亲若能亲眼目睹老家发生的灾难，他该有多心痛！岁月匆匆几十年，儿时景物散如烟，回眸一觉恍如梦，褪色心怀涌面前。

写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 椰加达



---

## 【英伦心影 4】双城趣事，牛津剑桥之争

薇薇

牛津是石头砌成的，城中无数巨柱擎天、尖塔插云，一座座宏伟壮阔的建筑，汇成凌空高歌的乐曲，倾泻最雄健的气韵；剑桥是水作的骨肉，清幽秀雅的剑河温柔地流淌，一条条玲珑的小桥美丽如虹，婆娑的垂柳，摇曳的花影，荡漾最浪漫的绮梦。阳刚之美的牛津就像太阳神阿波罗，是光明、磊落、真理的化身；阴柔之美的剑桥恰似月神阿尔忒弥斯，是美丽、梦幻、诗意的代表。在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和月神阿尔忒弥斯是一母同胞的兄妹，这正恰似牛津和剑桥的关系。

牛津剑桥本是英国学界的日月双辉，两个学校的制度体系何其相似，简直如出一辙，虽则两所学校的面貌有所不同而风格迥异。想比较两所学校的优劣，实在是费力又无结果的。两所院校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可这两处偏偏互不服气，偏偏喜好一争高下，到头来互相讽刺挖苦，竞争竞赛总是免不了，由此还真制造了不少趣闻轶事。

牛津的历史比剑桥古老悠久，这让牛津人颇感自豪且津津乐道。1209年，牛津发生“学袍”与“市镇”之争，演变为大规模的暴乱，一部分学者及学生逃往剑桥避难，剑大由此诞生。“夏娃是亚当的肋骨做成的，剑桥源于牛津。”这是牛津人理直气壮的说法。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剑桥人无可否认但闷闷不乐，只能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授予剑桥教学垄断权，而牛津直到1254年才享有这个权利，剑桥人终于可以得意洋洋地说：“剑桥经常后于牛津起步，但总是先于牛津完成。”

深蓝色代表牛津大学，浅蓝色代表剑桥大学，牛津嘲笑剑桥是“跟屁虫”，剑桥则戏称牛津是“黑暗世界”。牛津剑桥的校徽图案上都有一本书，只是牛津的书是敞开的，剑桥的书是闭合的。牛津人挖苦道“剑桥人无知，他们的书总是合上的。”剑桥人反击说“牛津人懒惰，他们的书从来不翻。”

牛津多产政治家，剑桥多出伟人。牛津至少培养了19个国家的53位总统和总理，包括25位英国首相，唐宁街10号简直就是牛津的校友会。剑桥学子中有6位当选英国首相，对于这一差异，



牛津人笃定地相信“牛津人在统治着世界”，剑桥人则不以为然“我们根本不在乎谁在统治世界！”。

剑桥的叹息桥在圣约翰学院，建于1831年，灵感得自于威尼斯的叹息桥。威尼斯的叹息桥横卧 Rio di Palazzo 河上，一端连接总督府的审讯室，一端连接老监狱。剑桥的叹息桥跨越剑河之上，连通圣约翰学院老庭和新院。剑桥的叹息桥实在太美丽了，名

气太大了，为了不让剑桥专美，牛津大学1914年也建了一座叹息桥，连接赫特福德学院的新四合院和旧四合院。这真有东施效颦之嫌，剑桥叹息桥下日夜不停流淌的是清幽迷人的剑水，牛津叹息桥下川流不息奔跑的是冒着尾气的轿车。

奥斯卡·王尔德毕业于牛津莫德林学院，当他得知正在牛津莫德林学院学习的道格拉斯勋爵想要到剑桥升学时，王尔德在给这位年轻的亲密友人的信中写道：“剑桥是我知道的最好的牛津预备学校。”

牛津剑桥两校之间的唇枪舌剑自然不少，而真正短兵相接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体育运动上。许多现代运动起源于牛津和剑桥两所学校之间的运动竞赛，例如英式足球、现代田径、赛艇。最著名的是每年春天在泰晤士河上举行的牛剑划船比赛。每年吸引几十万民众现场观看，真是一场盛大的体育比赛。这一比赛已进行了156年，两队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至2010年，剑桥队以80分对76分，小胜牛津队。

七月的剑桥，学生已经放假，但校园一点也不冷清，游人愈加汹涌，剑河过于喧嚣，许多条撑篙船在不宽的河上飘。无论是船尾的撑篙人，还是校街上的宣传组织者，都是剑大的学生，清一色纤拔的身材和俊秀的容貌。只知道英伦的少女像玫瑰，却原来英伦的少年像水仙，难怪莎翁写出了那么多美丽的十四行爱情诗。与撑篙少年攀谈得知他刚刚毕业于国王学院，专业是数学，看面容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两岁。他问我的旅游计划，我提了几个地名，最后是牛津。但见那纳西瑟斯微微低垂了眼帘，淡金色的睫毛像蝴蝶的翅膀在阳光下翕动，优雅的英伦口音悦耳动听：“牛津很不错，可没有剑桥好！”。

## 【英伦心影 5】 剑桥国王学院的诗音和烛光

薇薇

暖融融的夏日阳光从几十扇巨幅彩绘玻璃窗透射下来。五彩的光线，有时懒洋洋的定静不动，有时丝丝缕缕的伶仃起舞，最后淹没于华美的色彩汪洋，淹没于彩绘的圣经故事，淹没于圣徒的苦难和热情。敞阔的国王学院礼拜堂内，不过于阴暗，也不过于明亮，正合了我此刻的心情，慢慢地涌动着激越，也生长着平静。良久，清脆的天籁童声终于响起，时而甜美温柔，好像耳畔的低语；时而轻柔舒缓，恰似内心的呢喃；时而纯净空灵，就像来自异境仙府的奇妙启示；时而清亮

高昂，正是天堂的召唤  
赐予灵魂的抚慰摩挲；  
最后发出一连串震颤的  
和声，高耸入云，带着  
圣洁的向往，带着虔诚  
的祈祷，奔向天国。

在剑桥 31 所学院中，  
国王学院的建筑是最恢  
弘，最耀眼的，学院的  
礼拜堂是剑桥的地标和  
象征。牛津莫德林学院  
毕业的约翰·贝奇曼爵士  
曾经这样评论道“国王  
学院是所有剑桥学院中  
与牛津最相似的”，这  
实在是一个牛津人所能



给予的最大的恭维了。约翰·贝奇曼爵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桂冠诗人，他对古典建筑研究有相当高的造诣。

国王学院的大门已经显出非凡的王家气派。高高的哥特式门楼上矗立着圆柱形石钟和数个尖塔，

全部凌空向天，器宇轩昂地宣告其无与伦比的尊贵。入门是大片草坪，本应有碧玉的色泽，由于多日无雨，已经泛出了黄意。草坪中央是亨利六世的青铜像，以纪念这位君王自 1441 年开始出资兴建国王学院。

国王学院创立以后只招收来自伊顿公学的 70 名学生，并享有无需参加考试而被授予学位的特权，是名副其实的“国王的学院”，这一特权 1853 年被废止，1865 年第一位非伊顿公学的毕业生入读该学院，国王学院走向革新之路，从此星光熠熠，名人辈出。

学院的礼拜堂是一座巨大的长方形哥特建筑，可一点也不像那几座驰名的哥特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米兰大教堂或者科隆大教堂，都是高高耸立，大有擎天欲飞、直刺苍穹之势，唯独王国学院的礼拜堂一味坚实敦厚，横向的长度远远超过了纵向的垂直度。来自牛津的艺术大师约翰·拉斯金毫不客气地评论说“剑桥的宝贝看上去像一张倒置的桌子，四条桌腿朝天”，并建议敲掉礼拜堂两端的几座小塔，它的比例更加合适。

无容置疑，礼拜堂外表雍容优雅，大堂内部美得炫目。扇形拱顶是英国之最，密布蜘蛛网般金色的旋转曲线，如此宏伟石穹如羽翼轻柔地铺散。圣坛隔屏上安放一座极其硕大的管风琴，琴箱上有两座栩栩如生的塑像，飘举欲仙的戴翼天使正在吹奏金号。礼拜堂的少年唱诗班在英国极富盛名，几百年来，天天演唱，从未间断，每年圣诞夜，这天籁之声通过 BBC 的现场直播飘向全英伦，国王学院的天使赞歌就如同圣诞节的布丁一样必不可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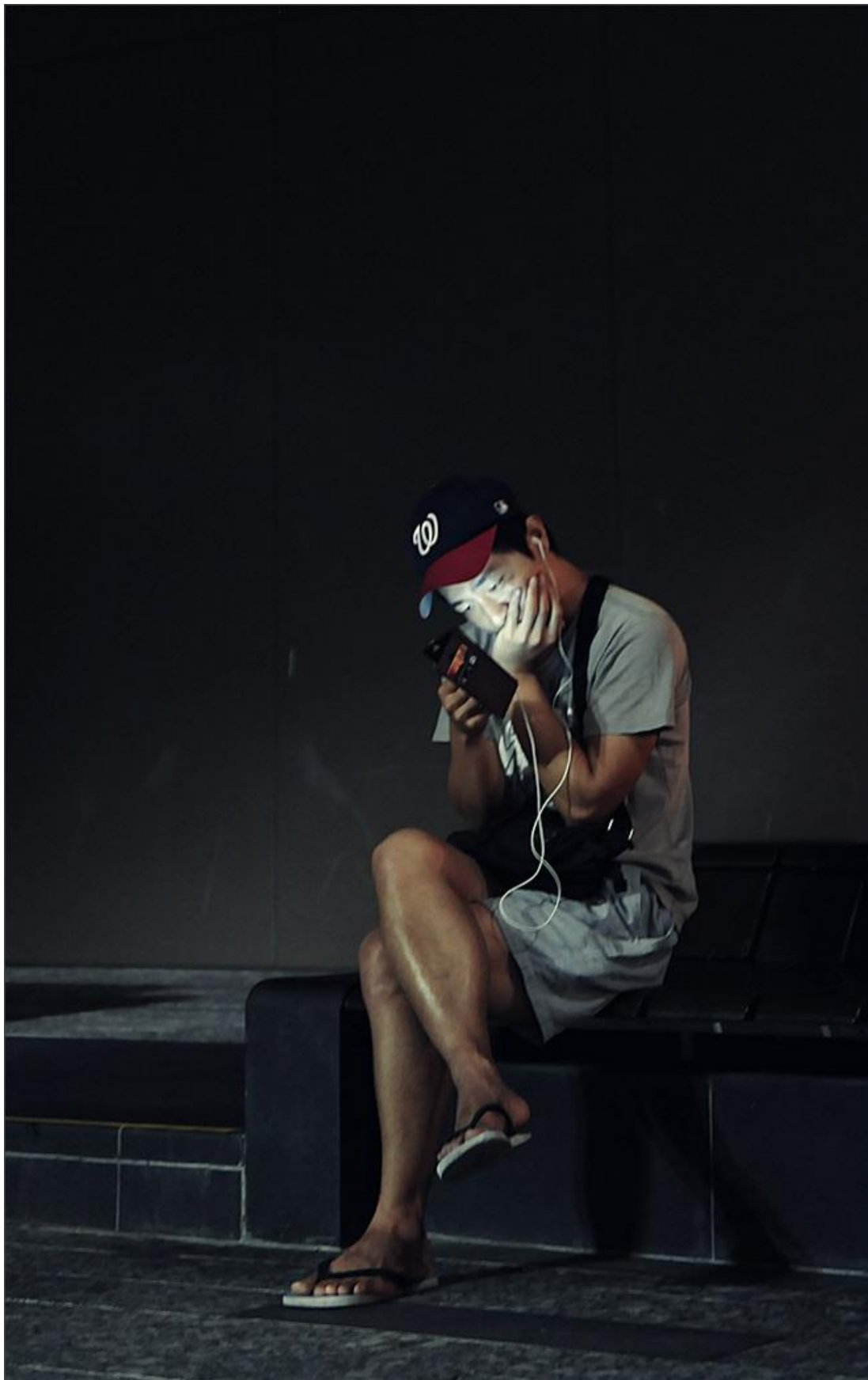
1920 年徐志摩作为特别生入国王学院学习。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诗人提到要分两节来写康桥，一是康桥的天然景色，一是康桥的学习生活。不知为何，康桥的学习生活再也没有读到，对国王学院几乎没有印象。多年以后，《莫瑞斯》这部电影填补了我的遗憾。电影根据 E.M 福斯特的同名自传小说拍摄。1897 年，福斯特入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爱上了自己的同学迈瑞蒂斯，这就是小说的基本情节。福斯特文笔儒雅清淡，相当内敛克制，电影更具扣人心弦的张力和华美摄人的风采，可以说美得无以形容。

大餐厅的晚餐仪式已进行了几个世纪。院长率领众院士列队走过长长的通道，走过垂首肃立的的学生，到达高台区，那里是高高的长桌，配着雕花的高背椅。学生坐在低台区，进餐前由一位学生以拉丁文领颂祷告，随后院士们享受丰美的晚餐，学生们则品尝三道菜，外加餐前酒的“普通食物”。

银台闪耀，白蜡高烧。在摇曳的烛光中，一切如真似幻：飞扬的青春和乌黑的学袍，雪白的餐布和金色的木椅，无限高的金色波纹屋顶和矩形的彩绘玻璃花窗。在摇曳的烛光中，英伦五百年光阴已逝：中古时期的玫瑰之战，开始都铎王朝的君主集权；伊丽莎白时代的对外扩张殖民，奠定海上霸权；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革命，经济发展达到辉煌顶点；爱德华时代的歌舞升平，陶醉于精致的享乐，文雅的炫耀。那时文学艺术喷薄而出，生活品味日渐臻美，那时是夕阳残照下绽放的最后光华，无比绚丽，开到荼靡，那时经济学家凯恩斯、小说家福斯特、电脑之父图灵、哲学家狄更生、史学家利顿·斯特雷奇、美术家罗杰·弗莱伊、诗人鲁伯特·布鲁克，都曾在这里进餐，今天，他们变成了画像，悬挂在母校餐厅橡木护板墙壁上。

# 攝影：《智能手機》

韋鋼 攝於 2013 年 10 月 26 日 King Geoge Square, Briabane





---

## 作協簡訊



### 世華大會

2013「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暨第九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全球大會于10月15日至18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洪丕柱老師代表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參加了大會，並已返回布里斯本。劉熙攘先生因故沒有前往參加。



### 活動預告

時間：30/11/2013 上午9：30-12：00am

地點：Sunnybank Hills 图书馆 meeting room.

內容：洪丕柱老師匯報第九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全球大會的情況。其他議題。

午餐：活動結束後自願自費去餐館共進午餐。



### 2014 年的活动场所

经过黄迈励（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秘书）的努力，明年一年的活动场所已经落实：

時間：1:30pm - 4:30pm

地點：Sunnybank Hills 图书馆 meeting room.

日期：2014年二月15日；五月10日；六月12日；九月27日；十二月6日



### 徵稿

《昆州華文》歡迎大家投稿，無論你是否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會員。稿件題材、體裁不限。文責自負。以反映昆州華人社會和生活的作品為佳。對於投稿作品，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保留決定是否刊登的權利。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為非贏利性群眾團體。目前所有投稿均無稿酬。期待您的參與。

---

本期編輯：韋鋼